

第五九七冊

理學彙編

學行典

學行總部

理氣部

(卷)

一一六

七一二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卷目錄

學行總部總論一

易經 乾卦 坤卦 大畜卦

書經 虞書 皋陶謨

禮記 學記 儒行

學行典第一卷

學行總部總論一

易經

乾卦

彖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程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

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大廣平游氏曰

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

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

仁是也

又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程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大東萊呂氏曰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爲人不能合故必比

而效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比而效之之謂也

進齋徐氏曰體者以身法之也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君子能體之以身則念念皆仁而有博施濟衆

之功故足以長人如克長克君之類是也

嘉會足以合禮

合也

利物足以和義

程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

大程子曰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夫

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

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又曰義安處便爲

利

貞固足以幹事

義本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

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大朱子曰幹如木之幹事

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

立个骨子所以爲事之幹欲爲事而非此之貞固

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

又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程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

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

德也大程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

也非己之私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

在卦之正中爲得正中

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

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

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

君位君之德也大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

室垣牆不脩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

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脩其垣牆則寇自

不至故欲閑邪也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

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

有一個善一個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 閑

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

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程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

義忠信主

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

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

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

以終日乾乾而夕惕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

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大雲峯胡氏曰忠信主於

心脩辭見於事主於心是德見於事是業進者日

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曰至曰幾皆進字意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義本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格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會

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大童王氏曰先天而天弗違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為之而天自不能違乎我後天而奉天時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大人即天也天即大人也

坤卦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傳程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

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

大程子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缺一缺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

坤所謂直方大是也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聖賢之道其發无二但至有深淺大小

又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義本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

大雙峰饒氏曰所謂直者即人心本然之

正所謂方者即人心裁制之義皆其固有而非外鑠我者君子當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義並立則其德不孤蓋孤則偏於一善而其德狹不孤則衆善畢集而其德大矣體用全備无適不宜其於行事坦然无所疑惑此所以不習而无不利也

大畜卦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傳程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

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書經

虞書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迺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

傳皋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脩則無言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迺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愛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應而恭亂而敬擾

而殺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傳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應而恭者謹應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殺者馴擾而果殺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大蘇氏曰亦有九德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有某事某事載采者歷言之也

象山陸氏曰皋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偽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偽為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廋也

唐孔氏曰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剛彊相近剛是性彊是志

西山真氏曰先儒以九德為人之性蓋指氣稟而言若天命之性則渾然全體無所偏也

孔氏曰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陳氏雅言曰君之

取人不可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幾何不虛譽隆而實德病矣論人之德先言行而後言德者蓋由行而後可以見其德稱人之事先言德而後言事者蓋因事而後有以驗其德也 劉氏正一日常之為義大矣曰常人曰吉士其揆一也皐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立政曰庶常吉士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為吉士也 葉氏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傳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父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

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眾功皆成也 全問日宣三德自九德咸事如此則是天子諸侯大夫九德各日以三宣德亦不可僭耶若諸侯大夫皆有九德顧不美歟朱子曰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等耳豈德不可僭之謂耶 葉氏曰皐陶本論知人之事故因言官人之道 夏氏曰浚與濬通治而深之之謂 馬氏曰彰有常乃吉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 王氏曰日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真氏取之皆作君用賢說庶與下文翕受敷施九德之賢相協 臨川吳氏曰天子有天下者於九德之人合而受之敷而施之使皆事其事各效其能以居其官則百官長屬所職之事悉不違時故循四時之序而眾功皆成也

禮記

學記

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諷聞不足以動眾

注陳發慮慮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求善良親賢也此二者可以小致聲譽不能感動眾人

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

注陳就賢體下賢德之士也體如中庸體羣臣之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遠疎遠之臣也此二者可以感動眾人未能化民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注陳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耳然則舍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注陳建國君民謂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也教學為先以立教立學為先務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

注陳學然後知不足謂師資於人方知己所未至也教然後知困謂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辱也自反知反求而已自強則有龜勉倍進之意教學相長謂我之教人與資人皆相為長益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舉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全朱子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舉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

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

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衛之其此之謂乎

注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變其汙俗也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其功效如此是所謂大學教人之道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注陳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注陳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注陳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名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以遵順之心進其業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注陳夏楚也楚荆也棖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爲扑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

未上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注陳禘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秋視學之禮使觀而感於心不言以盡其禮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心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躐躐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

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注陳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弦之類是也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弦也詩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學也凡爲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爲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操縵操弄琴瑟之弦也初學者手與弦未相得故雖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廢乃能習熟而安於弦也詩人比興之辭多依托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爲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典者意之典起而不能自己者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與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也

注陳藏修游息無不在於學是以安親樂信雖離師

友亦不畔於道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厥修乃來言其進修之益如水源源而來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詁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注陳呻吟詁之聲也佔畢也單簡也詁問也言今之教人但吟詁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及於數也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夫多其詁而言及於數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矣惟其如此是以師之所施者常至於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隱其學不以所學自表見也終業而又速去之以其用工間斷齒牙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注陳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陵踰犯也節如節候之節禮有禮節樂有樂節人有長幼之節皆言分限所在不陵節而施謂不放幼者以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孫以順言摩以相厲而進爲言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成維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陳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維施謂躐等陵節也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游邪僻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皆由於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陳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興其志氣之所尚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此則不扞格而和不勤苦而易不難施以亂其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之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陳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者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者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失也再求之今女晝止之失也約我以禮所以救其失之多博我以文所以救其失之寡兼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易退則進之所以救其失之止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陳約而達辭簡而意明也微而臧言不峻而善則明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謂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陳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途也周官太宰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爲君之道皆自務學克之三王四代之所以治以能作之君作之師爾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天下治矣

全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全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爲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爲難爾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因其尊而尊之則係乎人之嚴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陳庸功也感師之有功於己也

全馬氏曰切問而近思所謂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所謂相說以解者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陳記問謂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以此爲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爲人師聽語聽學者所問之語也不能問則告之不知而舍之以其終不可入德也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此意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陳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擊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所以然者此駒未會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縱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易成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鼓則無諧和之節水無色不在五色之列而繪畫者不得水則不章明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即洪範之五事也學於吾身五者之官本無所當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若無師之教誨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陳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天時也不官不拘一職之任也不器無施而不可也不約不在期約之末也元化周流一氣屈伸不可以截然分限求之故方榮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粲者焉惟其不齊是以不可窮凡此四者皆以本原盛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也君子察於此可以有志於學而洪其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陳河為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水之為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君子之於學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陳鄭氏曰逢掖大也大掖之本 應氏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覩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

曰逢掖章甫是乃儒服而曰不知儒服者唯恥服其服而無其行爾故必以其學也博先之蓋能博學則有其德又將以成德為行然後可稱其服也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雷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陳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雷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待而言之 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所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所待而不求焉

大晏氏曰物者事物之物儒者之行非一事之可盡故也 嚴陵方氏曰命席則與之坐也待則侍坐對之也席所以藉物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所以防外物之或褻尊之至也強學所以為己待問所以為人能為己然後能為人故強學乃能待問也忠信非猶外錄也故言懷力行者勉強之謂忠信力行在我之事舉取在彼之事也盡其在我之事然後足以致其在彼之事故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也儒者立身之本非有資於人焉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陳方氏曰衣冠中者言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於禮也動作慎者言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也大讓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所以致曲故如僞而不誠方其容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則有所不敢為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粥粥者柔弱之狀故若無能也是皆禮之所修道之所與也 大張子曰事固有大讓小讓如讓國讓位是謂大讓也大讓則誠然而後讓若不有之故似慢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小讓實如僞之以為儀爾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陳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 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學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不匱若其始也不敬則身不立不立則道不充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惟敬與恕則忿懣欲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 劉氏曰不爭非特恕也亦以愛死養身以有待有為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者遠者也 大嚴陵方氏曰或居或

處不失乎齊難或坐或起不失乎恭敬愛其死非貪生也將以有待於時而已養其身非苟安也將以有爲於世而已且居處齊難則人斯齊難之矣坐起恭敬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正則人斯取正矣以至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爲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物之豫固不足以致此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注陳呂氏曰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爲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金大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嚴陵方氏曰孟子以忠信爲天爵以義爲正路以令聞廣譽施諸身不願人之文繡非謂是平貨財以多積爲富金玉以難得爲寶故於忠信言實於多文言富易祿者易爲祿也先勞而後祿則易爲祿矣畜爲畜而制之也夫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以不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

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注陳過言出於己之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讐故不極極猶終也言不終爲所毀也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切脅也沮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獸也方氏曰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

量其勇而後往此况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况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爲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耳過言則失其正

流言則失其原過言不免乎出然一之爲甚也矧可再而二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極而窮乎金大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行既得其所所以自貴者猶可保而往也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大人所以立於世也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應勝而後動者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者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注陳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可

奪以義理存焉以義交者雖疎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溢也溽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則義不得不立不淫不溽所以立義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問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况面數乎金大嚴陵方氏曰德雖可親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近而不可迫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四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之養而汙其身微辨者諷諭之也面數者指斥之也凡此皆所體者剛所用者毅然也然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而以爲剛毅何也蓋淫於居處溽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非謂是乎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注陳鄭氏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呂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少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古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求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金大馬氏曰自忠信以爲甲冑至雖有暴政

之

不更其所皆言君子之所守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待聘至待取亦言自立何也所待者在人所以待者在己故言自立而此防身遠害之道亦自立也

備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簾門圭窻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注陳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牆垣也牆方六丈環周迴也方丈爲堵東西南北各一堵簾門以荆竹織門也圭窻穿牆爲之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爲戶也甕牖者牕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爲牖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者道合則就即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上不答不敢以諂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不諂無患得之心也大藍田呂氏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爲貧食其力以求免死而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無所往而不可也故爲貧者非事道事道者不爲貧二者不可亂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簾門圭窻蓬戶甕牖居之陋者也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養之至不足者也儒者所守之篤窮至於是而不悔也上之禮答不答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也爲其多聞歟則天子不召師爲其賢歟未聞見賢而召之也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疑乎上之未信而

有所屈蓋事道者不爲貧也上苟不知則我知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免死者也不輕進以求合也君不知而自獻其能君不問而自告其謀枉尋直尺強聒而不舍人謂之不諂不信也蓋爲貧者非事道也二者儒者仕之大分不可亂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注陳楷法式也上弗援在上者不引我以升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然其憂思則未嘗一日而忘生民之患也大嚴陵方氏曰與今人並行於世與古人稽合於道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是也援言其有所引推言其有所進援則自上而引下推則自下而進上私則相與而爲比暗則相結而爲黨雖危起居以其身可危也竟信其志以其志不可奪也信謂自信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者孟子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注陳博學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

以忠信爲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爲法賢雖在所當舉衆亦不可不容況愛衆而親仁亦是意也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割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注陳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應氏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薦也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大藍田呂氏曰儒者之志以天下爲度者也寬裕之志既足以有容則物我之間無所別也天下有事而不治天下有賢而未達吾任其責矣故知其賢也猶有親怨之避謂之公而實私也過計於一己之私不同乎天下之公也傳稱祁奚稱其仇不爲諂立其子不爲黨忘乎親讎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同升諸公忘其君臣者也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忘平貴賤者也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忘乎其素者也能忘乎是而與天下國家之利然後舉賢援能盡其公矣夫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己小人之道也又何足道哉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注陳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

舉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疎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大嚴陵方氏曰聞善者聞善言也見善者見善行也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職謂之位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援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異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羸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陳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呂氏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正

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方氏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羸而翹之者

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知然後羸而翹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爲也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爲高其文之多皆素有而已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爲多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其可非不必異乎己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

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陳慎靜者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寬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強毅以與人不苟詭隨於人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揜其質也砥礪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矜方以爲圓也法十黍爲綮十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鎰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爲有如此者大晏氏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者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慎靜而寬者以仁而盡性強毅以與人者以義而制事博學以知服者以智而窮理近文章者外有備成之文砥礪廉隅者內有修潔之行此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質而爲臣誦道而入仕矣質爲本文爲末君子務本不務末故於文章則近之而已不敢以文勝質也砥礪者以石治金之事也於廉隅而言砥礪者欲磨礱而成君子之器爾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章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其交友有如此者

陳合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即術也並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以爲實也其行本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於爲義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故曰同而進不同而退大嚴陵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遜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本方者以方爲本也道同則進而與之交不同則退而與之辨夫道不同不相爲謀而况交友乎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以是而已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陳仁之本謂根本於仁也地猶踐履也作充廣也能能事也八者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爲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爲仁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大嚴陵方氏曰溫良則得於中故以爲本敬慎則發於外故以爲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夫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仁之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以仁之能有所能則形之於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有其文

則無乖於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之以仁之施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陳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 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 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爲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爲人所詬病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致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 全晏子曰隕如籥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不隕穫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詘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 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恩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政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閔有司不恩君王者不爲汙吏以取辱於君王也不累長上者不爲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也不閔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病於有司也衆人之命儒也妄爲其非真儒也故或慢詈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矣楊子謂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真儒也 藍田呂氏曰此篇總言儒行其別十有五自淺而至深而卒歸於仁以至於聖人

不敢居仁之志幾於盡矣猶繼之以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者蓋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爲相詬病所以待儒之意常輕以利心量君子見其居富貴而有爲則謂淫於富貴不知達則兼善天下也見其居貧賤而有守則謂移於貧賤不知窮則獨善其身也見其危行言遜則謂屈於威武不知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也蓋儒者之行出於德性之所安無是衆物之可累也有是之累則隕穫充詘不能免謂之有德可乎此卒章所以申言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卷目錄

學行總部總論二

大戴禮記 曾子立事篇

荀子 勸學篇

揚子 學行篇

新書 勸學

人物志 九徵 體別 流業

抱朴子 勸學 行品

學行典第二卷

學行總部總論二

大戴禮記

曾子立事篇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殛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屏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愷愷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乘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

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患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翼其二見其小翼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愆也去之不諱就之不路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施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筭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

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倖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始於以身近之始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惡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始於以身近之始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愠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隘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而觀其不

擾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也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日且思其官職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情悌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荀子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水木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

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陰而衆鳥息焉醯醢而蚋聚焉故言有名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驥驥一躍不能十步騶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

金石可鏤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其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輒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逮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

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踐徑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教儒也問格者勿告也告格者勿問也說格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召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聾故君子不做不隱不聾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揚子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傯蒙昧於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讓

學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鑿諸有玉者錯諸不鑿不錯焉攸用鑿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蟬之子殫而逢蜾蠃蠚視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取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平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

猶水而已矣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豪者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晞駭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晝也類類之黨甚於鸞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荷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蠹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

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賈誼新書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聖賢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侃侃而加志我儻儻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傳白鵲黑榆缺陝雜芷若蠹虱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顛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陟山川奮目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聃若慈父雁行避景竇立弛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饒十日而得太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跖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劉邵人物志

九徵

蓋人物之本出乎性情性情之理甚微而元非聖人之察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有元一以爲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

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馭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元慮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精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五常之別別爲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愚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故其剛柔明暢質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貞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踴踴德容之動顒顒叩叩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故仁目之精慈然以端勇膽之精矚然以溫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爲質者也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則力

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五常既備包以澹味五質內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輝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神精則窮理盡性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憺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其爲人也質素平澹中馭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澤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爲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恆之人也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舉也

體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鹹淡而不瀆質而不縵文而不績能威能懷能辯能誦變化無方以達爲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忍美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彊楷堅勁用在植幹失在專固論辯理釋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瀾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沈靜機密精在元微失在遲緩機密徑徑盡質在中誠失在

不微多智賴情權在謫略失在依違及其進德之日不止發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唐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剛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愷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慎於為義而以勇為狎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辯為偽彊其專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辯博之人論理贖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稽為繫遂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褻而以靜為滯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沉靜之人道思週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愷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樸露之人中疑實陷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韜諷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夫學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流業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譏訶分別是是非非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賈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

之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抱朴子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箴揚埃穢雕鍛璞礪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斷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况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元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闔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閭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輪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起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祿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元雲而揭